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本真的沟通

有一位作家朋友，发表过多篇小说。有一段时间他在豆瓣上搞了个“7号小说馆：一杯咖啡换您的一个故事”，其实就是请人讲自己的故事，他给讲述者一杯咖啡喝。按我猜测，这位朋友可能是写小说没素材了，听别人讲讲，触发一下灵感，获得一些线索；或者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。当下，喜欢倾诉的人多，不管别人感受，只顾喋喋不休，而有些人，偏偏就喜欢倾听。这位朋友曾说要效仿“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路边设茶摊听故事”，咖啡换故事不过是蒲松龄清茶换故事的变种。我在媒体工作多年，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。电台和报纸都有“倾诉”栏目，但这种倾诉与倾听是单向的。你说我听，我再转给其他人听，听来听去，跟小说、评书效果差不多，反正就是听故事，只是身边人的故事更接地气，易产生共鸣。

不久前，作家朋友又升华形式，这回不用咖啡换了，也不是一对一地交谈了，而是大家围坐一起，设定一个主题，主持人先讲自己的故事，其他人随时插话、提问；然后别人再讲，倾听者亦随时插话、提问。

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小时候在农村，每到晚饭时分，大家都端着饭碗来到庭院里，张家长李家短地里闲聊，饭后也不回家，依然兴致盎然地接着聊。这种交流中有信息，有谣言，有评论，有感慨，就是一锅大杂烩。但离开了这种交流，村庄也就不再成村庄。有些老人被功成名就的孩子带到大城市里去，很快就呆不下去，吵着闹着要回家。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除了饮食、起居外，一定也包含了这种原始的交流方式。

我1997年大学毕业，同学天南海北。当时长途电话都罕见，办公室里的电话只能打市内，打不了长途的，最普遍的沟通方式是写信。分别那一刻，感觉大家一辈子都再难见面。2000年，网上有了“校友录”，同学们兴高采烈开办起来，以为这样联系方便了。但过了些日子，发现除了叙旧，介绍一下近况，并没多少话可讲，再以后有了论坛、博客、QQ、手机、微博、微信……微信上加了好多人。无论你在何方，都如近在咫尺。

但这又怎么样？每一次技术更新都让大家惊喜，每一次波澜过后都风平浪静。因为大家并没那么多话可以说。互相加了QQ，90%的好友一年到头都互不搭理，有的甚至忘了名字，忘了什么加的——哪来这么个怪物？他干什么吃的？微信上的好友，只是向你推销推销化妆品、营养品而已。距离似乎近了，心没拉近，反而远了。原先眼不见心不烦，现在倒好，大宝天天见，只能拉黑不再见。

能让人凑在一起的，要么是利益联结，要么是价值观认同。大家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要通过QQ和微信布置工作，交流信息，不得不定时说上几句。对某些事物某些政策有相同观点，一拍即合，愿意听他说说，于是一心巴火地找上去。价值观不同，又没利害关系，多近也没用。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早晚散去。朋友圈换来换去，照以前反而不稳定了。

信息的畅通的确让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，所谓地球村。但从现实看，也只是多了几种选择，人的实际交际圈没有扩大。人这一辈子，能真正联系的，不过身边常见的那几个人，就像农耕社会里的人：小范围、近距离、闲聊。

那位作家朋友的尝试，据说是一种新颖的创造。不过我要说，其实作家朋友又把大家拉回到了原点：小范围、近距离、闲聊。他的努力，是在都市里寻找本真的一种方式。而这种久违的方式，不仅是密集信息带来的反作用力，更是人性的力量。

你相信人性的力量吗？

◇百味书斋

明斋

何妨吟啸



《老圃遗文辑》书影

生活场景中，候人不至的处境足以令人懊恼，而友朋爽约的遭遇尤其使人沮丧。然而，对于那些胸次超迈、性情洒脱的人士来说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早课，诵读《老圃遗文辑》中“重阳游”短文一则，即被其飘逸不羁、随遇而安的情怀所感染，不禁掩卷击节，莞尔自乐。老圃先生写道：

今岁重阳，诸友约天平山登高，皆相戒：虽满城风雨，不可以爽约。及期，天朗气清，而约者不至。余兴来独往，亦忘其伴侣；有逍遙于吴市而乐之，并忘其登高。是日也，饥而食，渴而饮，曳杖而走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速则速，愈而乘辇，冥而登车，皆任其天机，而无所用心于其间。归装得旧书数十卷，车中读之，未及数卷，车已抵沪；辇者候于驿，疾驶而归。

友人爽约而毫不介怀，最妙处是连自己也忘记了登高望远一事，而竟日肆意于吴市街衢，饥食渴饮，一任天性，访书淘书，独享佳妙，真正是体味到了千载之前王子猷雪夜访友时“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的绝妙境界。

东坡居士尝云：“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又云：“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（《定风波》）人的一生中，不如意事七八九，顺境不过一二三。佛说：人人皆为吃苦而来。若能揣定儒家入世济世之志，以苍生为念；常怀道家顺应自然、天人合一之心，抱朴而守真；更以佛家慈悲向善之理性调剂心性，导引行为，抚慰灵魂，则终生能够泰然谐和，得大自在矣。

或曰：老圃先生何人耶？答曰：无锡杨荫杭先生是也。先生字补塘，笔名老圃，是民国时期知名之法学家与报人，早岁鼓吹革命，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即与同志者数人创办《译书汇编》并《国民报》，影响广泛；后担任江苏、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，旋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之职，因坚持司法独立，允公办案，得罪最高当局，遂辞职而去，不久出任《申报》主笔，兼营律师事务。此篇短文即写于《申报》主笔任上，亦率意而为，随感而发也。老圃先生一家，诗书承传，名人辈出，于社会奉献颇巨，其中杨绛女士和钱钟书先生即为其哲嗣与贤婿也。

能让人凑在一起的，要么是利益联结，要么是价值观认同。大家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要通过QQ和微信布置工作，交流信息，不得不定时说上几句。对某些事物某些政策有相同观点，一拍即合，愿意听他说说，于是一心巴火地找上去。价值观不同，又没利害关系，多近也没用。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早晚散去。朋友圈换来换去，照以前反而不稳定了。

海里的东西太多，试举一例，螺。到海边去，菜市场里常可见到各种各样的贝与壳，光是螺这一族群，就有香螺、花螺、油螺、辣螺、钉螺、响螺、八角螺、鹦鹉螺、猪仔螺、带子螺、鸡心螺、红螺、青口螺、夜光螺、骨螺，太多了，外乡人实在难以分清。

再举一例，虾。我家附近菜场有明虾、沼虾、青虾、对虾、河虾、草虾、基围虾、小龙虾、竹节虾等等，除了基围虾小龙虾我尚能认出以外，其他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本糊涂账，虽曾专门地查资料研究过，当时还下力气记住，无奈过不久就又忘了，纯属“虾折腾”。

相较起来，蟹还好认些。我故乡在浙西山

区，小时难得接触这些海产，乡间小店偶尔能见到带鱼与海带，都是缥缈而悠长的东西，便对大海产生缥缈而悠长的梦想，那想象如丝如缕，缠缠绕绕，攀满一个山村少年的脑门（要一直到见过大海之后才可以去除）。山村有清溪深涧，溪涧中也有小虾与石蟹，确实都小，大人不屑去捉它，我们也不屑去吃它。后来十几岁出得远门，方得见识大只的螃蟹，无从下手，不知从何吃起。当然，吃这件事是容易学习的，看人家怎么吃，自己就怎么吃，吃过三五回，就总结出更好的经验来也未可知。总之，我这样地认识了湖蟹，也就是大闸蟹，后来又认识了梭子蟹、青蟹，都是常吃的蟹类；至于另外一些，那寻常不易见到的帝王蟹、珍宝蟹，以及其他记不住名字的蟹，我则只管吃，不再费神去一一相认了。

再比如，望潮与乌贼，也是很难分清的。

这一次到温州的乐清，则记住了“蝤蠓”。

“蝤蠓”是什么。说，也是一种蟹，与青蟹极其相似，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——这话，说了其实等于没说—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，顾左右而言他，我也说不清楚了。

心中有疑，便用手机查资料，遂问众人“蝤蠓”两个字如何的写法。没想到，这一问，席间便又有了一番争论，有说写成“蝤蠓”的，有说不对，应该写作“蝤蛑”（音yóu mòu）。

温州都市报曾发过一篇文章，道，“蝤蠓，是青蟹在江南地区的别称，台州三门的青蟹，其实是我们温州人口中的蝤蠓。”事实上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辞海》中都只收录“蝤蛑”，没有收“蝤蠓”。大概，是因温州方言的发音接近“蝤蠓”，所以许多人都把“蝤蛑”写作了“蝤蠓”。

“蝤蛑”的写法，则自来有处。唐代段式《酉阳杂俎·广动植》：“蝤蛑大者长尺余，两螯至强，八月能与虎斗，虎不如。随大潮退壳，一退一长。”八月蝤蛑能把虎斗败，这可够强大的。《本草纲目》也说到：“（蟹）……其扁而最大，后足阔者，名蝤蛑。南人谓之拔棹子，以其后脚如棹也。一名蝤，随潮退壳，一退一长。其大者如升，小者如盏碟，两螯如手，所以异于众蟹也。其力至强，八月能与虎斗，虎不及也。”总之，说蝤蛑能打败老虎，这是不会错的了。蝤蛑生性凶猛，听说真有把人指头夹断的；相传过去宁波的江滨建有蝤蛑庙，说是有渔夫在捕鱼时遭遇一只巨大的蝤蛑，二者缠斗，渔夫力不能胜，终为巨蟹钳而至死，后人立庙以记其事——想起那日在乐清湾上拉网打鱼，打上来一群鱼虾蟹贝，有人欢呼雀跃地捉了蝤蛑自拍留念，那蝤蛑挥舞大螯其势汹汹，所幸没有被它钳制——否则就算属虎也没办法了。

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诗，《丁公默送蝤蛑》：“半壳含黄宜点酒，两螯斫雪劝加餐。”苏东坡是有名的吃货。他初到黄州，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；到岭南，则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；到杭州，留下“东坡肘子”与“东坡肉”；吃到了丁公默送来的蝤蛑，就写下一首蟹的绝唱，“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”。

苏东坡与丁公默，是同科进士，情意甚笃，又沾亲带故。他寄诗丁公默，丁就送来上好的蝤蛑，这是一笔好生意。我们到乐清，并非是奔着美食去的，却遭遇到了蝤蛑，这也是一段好机缘。面对美食，苏东坡犹可自嘲为“馋太守”，我辈之遇蝤蛑，便也情有可原了。

看来，蝤蛑还就是青蟹。青蟹最有名的地方，是台州的三门县。三门青蟹，这个声名我们是早有知晓。台州人把青蟹叫做“ying”，读如“银”。然而到了温州的乐清，才知道乐清的蝤蛑，丝毫不逊于三门的青蟹，而且乐清人都很倨傲地认为，他们的蝤蛑，是要比人家的青蟹还要好的东西。

八月蝤蛑抵只鸡。蝤蛑本身味极鲜美，烹饪上也就不需要如何下力气了，清蒸、干烧都很适宜。那一晚，我们在乐清老街的馆子里吃饭，同行郭老师在大学教书，当地有一位毕业数年的女学生听说老师到来，遂赶至饭馆见面。她已经吃过了晚饭，便坐在老师身边，不动筷子，只陪老师慢慢悠悠地说

话。过一会儿，不声不响地，去厨房加了两道最贵的菜，一道是鲨鱼髓做的甜羹，另一道，就是干烧的蝤蛑。

◇浮世逸草

张金刚

阳台即景

阳台是房屋的眼睛，室内室外虽因窗相隔，却又近在毫厘，瞬间即可穿越感知。阳台，是心灵的憩所，随时随心逗留于此，排遣、释然心绪，经营、乐享生活，那感觉甚是美妙。

我最爱一个人静立十四楼的一方阳台，透过大格的玻璃窗户，看眼下小城的昼夜交替，四时轮回，风云变幻，今昔更迭。一天天，一年年，阳台如幻灯一般，在不变的格局中，呈现出多变的景象，丰盈了观者的视野与心志。

崭新一天，由阳台开启。晴朗，奉上阳光；阴天，送来昏沉。刮风天，或微风拂窗，窸窸窣窣；或狂风大作，轰轰烈烈。下雨天，或细雨蒙蒙，缠缠绵绵；或暴雨阵阵，敲敲打打。雾霆天，一切都隐隐约约、模模糊糊，看不真切；冰雪天，万物皆安安静静、茫茫远远，令人心醉。夜幕紧跟夕阳降临，繁星伴着街灯闪烁，小城的夜朴素而静谧，简约亦丰富。这便是阳台的赐予。

嫩柳如烟，杏花如云，燕子北归，纸鸢漫天；春来了，阳台便也明朗了。树木葳蕤，雨打芭蕉，骄阳似火，远山苍翠；夏来了，阳台便也热烈了。天高云淡，大雁南飞，硕果压枝，落叶缤纷；秋来了，阳台便也多彩了。万物凋敝，寒风呼啸，雪盖屋脊，冰花粘窗；冬来了，阳台便也冷峻了。阳台送来四时之景，送走匆匆那年；窗外景致依旧，阳台上的人却已增岁渐老，更加心存珍惜。



阳台，作为平民之家的生活空间，极具烟火气息。阳台因敞亮、通风、透光，故成晾晒之所。勤劳的主人，将漂洗干净的衣服、床单，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晾衣架上，摇至屋顶，花花绿绿、飘飘摇摇；待干后，将散发阳光味道的衣物收好，倍感温馨。秋天，更喜晒秋。红枣、核桃、板栗、蚕豆，切条切丁的南瓜、切片切丝的萝卜，晾晒在阳台，更晒出了来自故乡老家的亲情，晒出了一年劳作丰收的喜悦。一家人在阳台忙碌、嘻笑，抑或打趣、拌嘴，过出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每到一家做客，我最爱走进他家阳台细细打量一番。因为，那些或精致、或简朴的阳台，最能体现主人的情趣和品位。有人将阳台装成书房，依墙而设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种藏书；恍然可见，主人伏案夜读，茶香如丝，一盏台灯映照出他的知性与深邃。有人将阳台设成花房，摆满各类或名贵或家常的花花草草，四季花开不败、生机一派；恍然可见，主人浇水施肥、精心侍弄，饶有兴趣地打发着闲散时光。有人将阳台改成菜园，用心打造的箱体内，盛满肥沃的土壤，栽植应时的蔬菜；恍然可见，主人拔一棵大葱入馅，掐一捋香菜做汤，摘一把豆角炖菜。有人将阳台做成鸟市，垂挂的鸟笼内鸟雀欢鸣，灵动可人；恍然可见，主人每天仰头喂鸟，赏鸟、逗鸟，与鸟对语，与鸟为友。热爱生活的人，会极尽奇思妙想，将阳台装点得个性十足、情致盎然，成为工作之余的解压之所，心灵港湾。

我家的阳台虽然简单，但我却喜欢流连于此。晒晒太阳，看看风景，听听音乐，读读闲书，写写文字，或只是发个呆，深呼吸，与自己说说话，方觉这日子过得走心、惬意，这才是想要的生活。

阳台即景，景在窗外，亦在室内，更在心里。我站在阳台观风景，更喜阳台与我自成一景。